

木瓜和香橼

魏芳芳

上海的木瓜海棠树极少结出果实，香橼树也鲜见。可喜的是，菏泽友人寄来木瓜，靖江朋友送来香橼，竟能同室竞香。

先收到的是木瓜。打开纸包先冲出一股强烈的甜香，丝丝缕缕穿透力极强，犹如女高音或者假声男高音，平地拔起绕梁三匝，质地空灵飘逸。黄绿色的木瓜像大号的梨，放的日子久了，果皮变得金黄，慢慢渗出脂类物质，依然香，幽幽地委婉了。木瓜油仿佛一个泉眼，取之又涌。洗净手脸，用手揉木瓜几下，手上顿感柔润，再擦把脸，当面霜，香润适意。

一家人第一次见木瓜，以为是可食水果，都想尝尝。网上一搜，还真能吃，不过是水煮后用糖腌做木瓜蜜饯。切了一块，里面确是木质，干、硬，尝一尝，酸且涩，对，是涩，生柿子的那种涩，所有蔷薇科果实普遍的甜它都没有，据说只能加工过才能食用，它是另类。菏泽的木瓜是木瓜海棠结的，木瓜海棠花也是另类。

三月烟雨，木瓜海棠树峥嵘健劲，点点新绿中，一粒粒五片桃色荷瓣花，端坐在膨大的花梗上，新叶簇拥，有小公主傲娇神态。花量是四大类海棠中最少的，所以它即使全开也是一树星星点点，不类贴梗、西府、垂丝似云霞般壮观。可能它要结那么大的果子，花少些才是正事。木瓜中最有名的安徽宣城木瓜，是贴梗海棠的果实，晒干做药材，价值很高。云南酸木瓜也是贴梗海棠的果实，树高，果子也不小，菜市场有卖，买来炖猪脚，是云南家常菜。新疆有一种也叫木瓜的花果，和木瓜海棠都很像，成熟时浅黄色，也酸涩难以生食。蒸熟后，切成块，浇上葡萄干核桃熬的甜浆，木瓜肉变得酸甜，是很好的街头小吃。但它实际上是蔷薇科楸枰属中唯一的品种。至于一般饭店里做的木瓜雪蛤，是热带番木瓜，舶来品种，和木瓜风牛马不相及。

诗经说“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。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”，送木瓜回赠琼琚，会算计的人要笑了。木瓜，它只是个信物，送信物的那个人，才价值连城。如寄木瓜给我的朋友，既是解惑，也是送香，它是同好期待分享美的证言。

香橼略微不同，它随靖江肉干和好几斤毛芋头一起，是老友从自家门口树上摘的，是随性赠送的土特产，知道我会喜欢。他事先都没打招呼，直接放袋里送来，说随便闻闻香。

香橼是芸香科植物枸橼树或者香圆树的成熟果实。中药大辞典说枸橼树有刺，香圆树没刺。朋友说家里树上硬

刺寸把长，我这三只就应是枸橼树上的香橼果了。他用了“很长很凶”来形容树枝上的刺，我脑海中立刻想起淮北故乡两株长满硬刺的橘类树上。

在故乡，除了烈士陵园的松柏，冬天的树和绿无缘。绿得

发黑的两棵树，站在荒寒的田野里，像春的广告牌。树身坚硬像铁篱笆。四月先开一树小白花，一根硬刺护着一朵小花，像英雄美人，气味意外地芬芳柔美。嫩绿的新叶随花后发。七八月树上结了青绿色的果子，鸡蛋大，和青桔子一样。小孩子相邀去摘，纵横交错的硬刺防不胜防，小心翼翼，上刀山一样，扭下几只果子。手上胳膊上总会划破皮。果子有很冲的苦橘子味，摸在手上粗糙不平，硬得像砂礅，里面种子很多，一尝，又酸又苦，苦得淹心。

后来学到“橘生淮北则为枳”，这两棵水土不服的橘，远离故土，思乡心切，浑身长刺，让人搞不着，味酸且苦，让人吃不下。如今看来更像是南方的香橼流浪到淮北，一身硬刺和酸苦是它的标配。

香橼酸苦，不类芸香科柑橘属的其他酸甜水果，它和木瓜一样，也是另类。皮厚坚韧耐储藏，是冬日里赏玩好物。它以香和人结缘，香橼的香是男低音和女中音般的饱满醇厚，蕴着些微凛冽的苦和秋阳的燥香。暖暖橘色光，低回着脉脉温情。

国人好风雅，香橼便先入了宋人的法眼，佛龛供桌，书斋一隅，闺阁衣箱，熏橱染衣。甚至悬挂锦账，香送甜梦。苏轼《物类相感志》中竟提到了三条关于香橼的“小妙招”，可见香橼多么深入日常生活。第一条说香橼的贮藏，间隔放萝卜，可以经年不烂。第二条说香橼带上安芋片保湿果子不会瘪。第三条有点骇人，香橼去蒂，把捣烂的大蒜敷在蒂的小圆心里，湿纸围住，满室香更浓。好像大蒜是烈火，将香橼藏着的香气熏逃出来。我没敢尝试，怕大蒜浓重的辛辣气熏坏了香橼的清芬。

云南也盛产香橼，和靖江有橘瓣的香橼大相径庭。云南的香橼树不高，结的果子模样如明黄色的冬瓜，菜场卖的时候也有切块零卖。果皮凹凸不平，果肉形色也似冬瓜，口感硬脆，有人说像啃萝卜。但它还保有芸香科柑橘属独特的香味和药性。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拍纳西厨子的乡愁美食，一层香橼一层雪梨蒸，药食同源，止咳化痰。这香橼最神奇的是长生不落，秋天变黄，春天返青，一年四季都在生长。而江南一带的香橼和橘子一样，春花夏果秋实，到初冬熟透就自然掉落。神奇的差异大约是季候和物候使然。

香橼中还有一个小变种，佛手香橼。果实如一只只聚拢的手指，颜值古奇，胜在有香。沈复《浮生六记》中芸娘最喜佛手，赞佛手为“香中君子，香在有意无意中”。佛手、木瓜、香橼三大闻香赏玩之物，清供把玩，也讲规矩。佛手最怕喝过酒的人嗅，嗅过就烂。木瓜怕出汗，出汗就要洗，否则也会烂。汗大概就是它溢出的油脂，我擦来当面霜，无意也救了木瓜。香橼则泼皮无忌，怎么把玩都没事，可随身携带。

汪曾祺却讨厌香橼，嫌它香味带苦，只爱闻木瓜甜香。佛手香他倒是喜欢，可又嫌弃它为什么要长得奇形怪状。汪老头坦诚得可爱。

我却两者都喜欢。莫谈风雅清供，寒意起时，木瓜甜香，香橼味凛，如春如秋，如朋如友，盈盈一室香，多好！



采藕归 张健 摄

苍松巍巍

子薇

读初中时，每一到两周，我从汤沟中学回家一趟，每一趟行程，必路过坐落于山冈上的吴庄。离开家乡后，对于吴庄的记忆，不是别的，是松树，准确地说，是村口的那一片松树林。好些个日子，从汤沟中学走路回家的我，到达吴庄，到达那片松树林，绚丽的晚霞从松针间钻过来，落在斑驳的黄土地上，仿佛凌寒开放的点点梅花；若是冬日，北风呼啸，松涛阵阵，像是成群的老鼠吃米，又像是有人拿镰刀大把地割稻，还像是有人在池塘里使劲地拉扯菱角菜……

子曰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我于是知道了松所蕴含的不畏严寒、顽强坚韧的珍贵品质。松树带给我们的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，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心灵的启示，当我们凝望着那一棵棵沧桑又气魄不凡的松树时，内心便会升腾起一种力量，那种力量是：顽强不屈，一往无前。

松柏，是父亲的名字，那是爷爷以松柏之品格而寄予的对于父亲一生的祝福和期望吧。父亲沉睡于老家大山上的那片苍松翠柏掩映的地方，已有近三十年。从我记事起，父亲一直担负着两个高中毕业班数学课的重任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学生在高考时多挣一分，就多了一分进入高等学府的可能性。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，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大爱。作为20世纪80年代被载入《安徽省名人录》的父亲，他完全可以躺在功劳簿上，不说尽享安逸，至少他完全可以不用那么拼了，但是，为了他深爱的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们，他拼尽了全力，终于在那个冬日，父亲倒在了讲台上，倒在了教室里他的几十个学生求知若渴的眼神里。那是1991年。松柏，这两个字，父亲当得起，无论是形貌，还是品德与内涵。

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。众所周知的是，苏东坡一生爱竹成痴；实则，苏东坡一生亦爱松至深，发妻王弗病逝后，他在其坟茔四周亲手植松苗万株，寄希望于它们永远陪伴在爱妻身旁。

“劲风无荣木，此荫独不

衰”，是咏松；“风吹雨打永无凋，雪压霜欺不折腰。拔地苍龙诚大器，路人敢笑未凌霄”，是咏松；“老松魁梧数百年，斧斤所赦今参天”，是咏松，也是歌咏鼓励诗作者自己。这是黄庭坚《松风阁诗帖》中的句子，晚年的他，某日途经樊山松树林间的一座亭阁，在此过夜，听松涛阵阵，他无限感怀，故以鸡毛笔蘸淡墨书写成帖，其诗意境唯美又厚重，其帖平和沉稳又飘逸如风。

那年十月，去稻城亚丁游玩，途经四姑娘山风景区的双桥沟时，这里前夜已然降下了一场瑞雪，高海拔的地带，银白色的世界，也是松的世界。逶迤连绵的栈道在森林中向前延伸，一棵棵大树在雪后阳光的照耀下，生机盎然，我定睛细看，多的是松，每一棵树的年龄都是骨灰级，但是，外观上，它们那么蓬勃那么茂盛。松鼠不时地从树丛里窜出来，手里抱只松果，在路边的树干抑或木质护栏上跳来跳去，初初见面，却仿佛老友，我们看着它们，它们也毫无顾忌地看着我们，眼睛澄澈无邪，没有一丝杂质。

有松的地方，必有山；有山的地方，必有松。它们，彼此依托，又相互提升。我年少时对于松与山之间关系的认知，一直鲜活地流淌在记忆里，不曾褪色。几年前，谢克谦先生赠我一幅山水画，水边杨柳依依，远山上那些色淡影浓的一棵棵树，我虽然看不真切，但我以为，那些一定是松树。松站在山上，更显风致；山因了松的披拂，远看更显巍巍，近看更觉风雅，一如三国时刘桢诗句所吟咏的：“亭亭山上松，瑟瑟谷中风。风声一何盛，松枝一何劲。”

比喻勤劳的劳动人民的一双粗糙大手，可以形容像树皮一样。千年松树，将别一般的洒然风姿镌刻在树皮上，从皮的斑驳、厚重和沧桑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时光的刻痕之深，霜雪的肆虐之猛，雷电的扫荡之烈。

老树，苍松。松，愈老愈有味道，愈老愈显风致，愈老愈见筋骨；苍松，临崖，更展英雄本色，更现君子之风，一如黄山的迎客松。

